

## 六盘山

## 编者寄语

金秋十月，瓜果飘香，在这个美好的季节，我们迎来了祖国73岁的生日。人们抚今追昔，感慨良多。那些有温度、有爱意的百姓故事，尤其打动人心。

63年前的那趟绿皮火车，始终在我们耳畔隆隆作响，过往岁月如同电影画面一般，不时在脑海中闪现。父辈的奋斗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行，过往的光辉岁月，照亮前进的路。新时代，新使命，新征程。可以告慰先辈：您走过的长路，写您未写的诗篇！

对一些人来说，幼年失去亲人的不幸，成为一生的阴影，有人因此“停止了生长”。但幸运的是，随着祖国的发展，人们赶上了好时代，享受到义务教育，过上了曾经梦想的生活，切身体会到安全感和获得感与幸福感。相信如果离去的亲人看到这一切，一定会感到欣慰。

风沙吹老了岁月，吹不去历史的思念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寂静的萧关，远去的铁马，荒原贫穷的记忆……这块土地上千年的沧桑桑田，雕刻出如今的雄浑山川与明媚笑脸。

繁忙的生活中，有时会感到疲惫，此时读书便可解惑。人生缘何不快乐，只因未读苏东坡。当那些如“挂钩之鱼”的焦灼困扰我们、让我们不得自在时，想想那句“此间有什么歌不得处”。放过自己，不是不作为，而是给自己以领悟与提升的空间，更客观地看待自己，以更脚踏实地的心态去做事。当我们接纳真实的自己，不让自己内耗，就会获得内心的安宁。

悠悠岁月，欲说当年，宛如一段歌；百姓故事，烟火人间，真实又动人。

如今，中华儿女每时每刻感受着祖国母亲的温暖。

如今，我们把幸福镌刻在心底，把感动传递给世界。我们手挽手，肩并肩，唱出心中的歌：“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流出一首赞歌……”

## N 且听风吟

## 诗赋说秋

□ 白燕

流水溪桥欲驾游，  
浓阴古树染霜绸。  
无边绿色稻田里，  
遍地金黄笑脸投。

碧草层林云雾走，  
野坡聚雨放轻舟。  
鸟鸣自在落花赏，  
诗赋琴声又一秋。

## 诗二首

□ 高钰

## 回家

渐渐靠近村庄  
暮色下  
树影婆娑  
行人稀少  
只有鸟儿掠过远方  
北风在门窗外萧瑟  
火炉上热茶翻滚  
父母嗑着瓜子  
拉着家常

## 思乡

从远方而来  
披着风雪  
踩着浅浅的足迹  
轻叩门环  
呼唤着  
热泪盈眶

## 游子

远山 村庄 炊烟  
渐渐在视线中清晰  
河水蜿蜒  
树影婆娑  
故乡在草间掩映  
俊秀的脸  
心跳加速  
盼归的游子  
恨不得让时间消散

## N 岁月

## 63年前的那趟绿皮火车

□ 高德惠

我和胡美国、张廷仁、张宏林是“发小”，我们的故事还要从63年前的那趟火车讲起。

1959年12月23日，一列绿皮火车叮叮当地停靠在刚刚建成的银川火车站。一群特殊的旅客疲惫地走下了火车。他们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、大包小裹、手提肩扛、拖家带口。

这支200多人的队伍，来自辽宁省沈阳市橡胶制品行业。他们有工人、技术人员、领导干部

及其家属，其中就有我的父母与5个孩子。大人们的任务是支援“三线建设”、平地起家，筹建银川橡胶厂。

我们这些不知愁的孩子们前呼后拥、追逐打闹，穿梭在身负重任、一脸严肃的大人们之间。

来到宁夏的第一顿饭，是在一个叫“大食堂”的地方吃的，食物很丰盛，孩子们吃得很开心。我问大人们：咱们吃的是什么肉？大人回答：驼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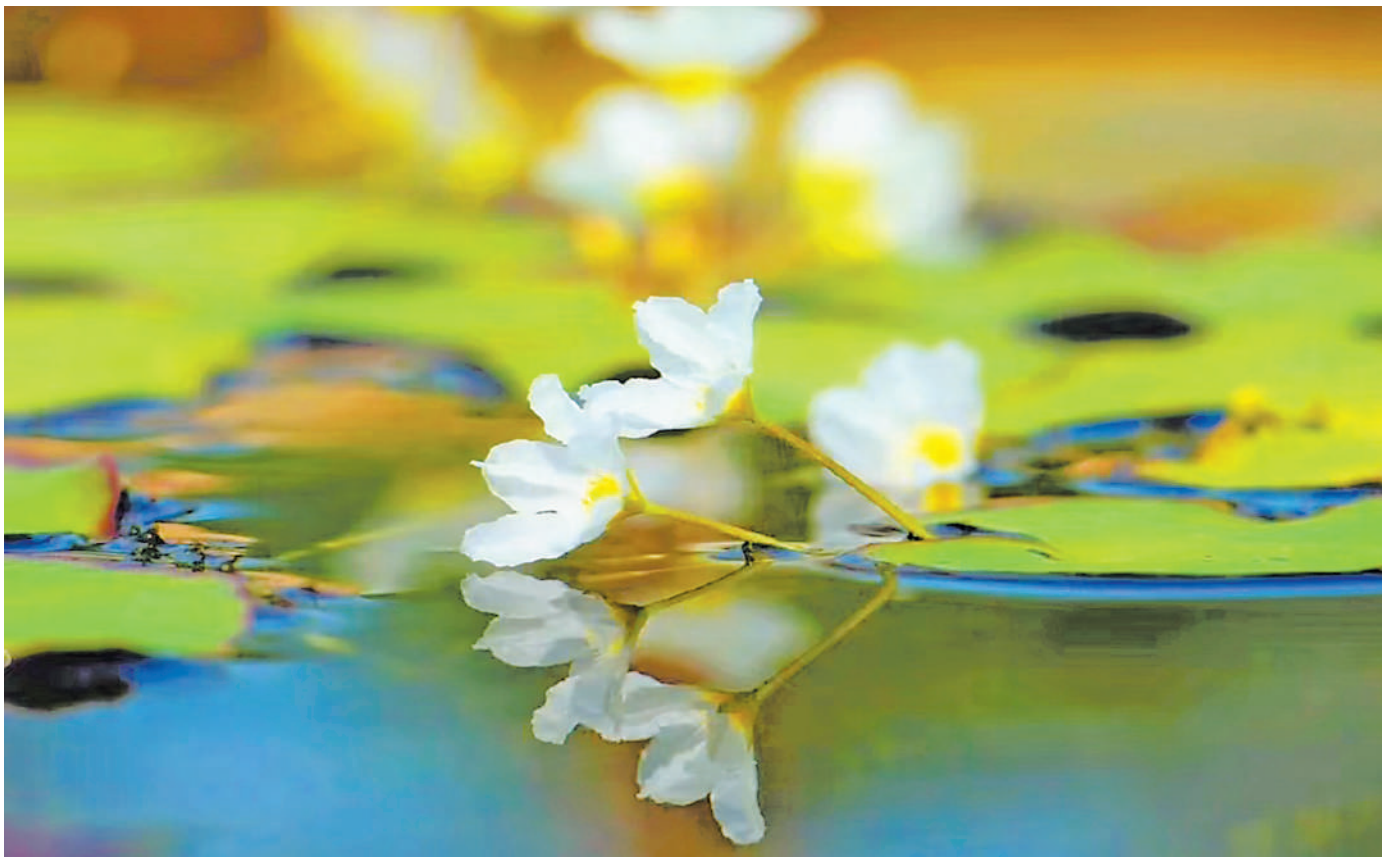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，“宁夏有驼掌”这个印象便刻在我的记忆里，至今难忘。当时住的地方，大家叫它“四趟楼”，孤零零的4栋简易楼，矗立在四野空荡的荒漠之上。

在这个“移民”队伍里，就有我那位同龄的小伙伴：张宏林、张廷仁、胡美国。我们的人生轨迹也因跟随家人来到宁夏，成为新一代的“宁夏人”。

岁月匆匆，转眼间，6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从懵懂少年变成古稀老者。63年前的故事，很少有人

问津，来时的路已布满尘埃。如今物是人非，然而，当年的艰辛与执着，却如在眼前，令人挥之不去、永远难忘。

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，父辈的奋斗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行，我们的过往也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前进的路。63年前的那趟绿皮火车，也总像电影画面一般，不时在我们脑海中闪现，在我们耳畔隆隆作响。



秋意(图片来自网络)

## N 品鉴

1978年6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，这天，我亲爱的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妈妈积劳成疾，无法医治，离世时只有52岁。正值炎炎夏日，我仿佛掉进了冰窟。当时我只有12岁，有1个10岁的妹妹，2个哥哥和3个姐姐。虽然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，但我一直在父母的呵护中成长，母亲的离开使我处于巨大的痛苦和恍惚中，不愿相信这个事实，幻想一觉醒来一切如初。第二天，我不得不在绝望中接受现实，听到父亲和哥哥姐姐们悲痛的笑声，我的心碎了，我们从此失去了妈妈。

母亲的离去使原本幸福的家失去了往日的温馨，父亲好像一下子苍老了10岁，每个人都没有了笑容，从此我的世界变成灰色。我感觉家里的每件物品都有妈妈的印迹，每个角落都有妈妈的身影，在我结婚成家之前，“妈妈”这个词不敢再触碰。

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妇女，奶奶在世时，每天天没亮，母亲就起床打扫卫生，做早餐，每顿早餐都给奶奶和父亲做荷包蛋和小麦面粉，她和我们只吃玉米饼，母亲用简单的玉米面能做出多种不同的食物，在我看来是天下第一美食。母亲把好吃的先给奶奶和父亲，或者留着招待亲戚，剩下的就是我和妹妹的，因此每逢家里来亲戚，我就在大门口盘旋，等亲戚走了，就迅速回家，这时妈妈赶紧把好吃的分给我和妹妹，用爱怜的眼神看着我们吃，她一口也舍不得吃。

从我记事起两个哥哥一个参军、一个当了工人，都离开了家，姐姐们都在上学。父母原本在城里做小生意，后来返回农村。母亲白天在田间劳动，回家还要洗衣做饭，晚上我们都睡了，她继续在煤油灯下给我们纳鞋底、缝补衣裳，好让我们在上学时穿戴整洁。

村里人常说父母傻，让俩儿子参军和工作，让女儿们都去上学，怎么不留下一两个帮家里干活？一大家子人吃饭都靠父母辛苦劳作。虽然父亲只有小学文化，母亲没上过学，但他们都很重视我们的教育。母亲常说她没文化，是“睁眼瞎”，再苦再累也要让我们上学，决不能步她的后尘。我们也没有让父母失望，大哥是军医，二哥是工人，我们姐妹几个高中毕业后相继考上不同的专业院校，走上工作岗位，后来都有了幸福的家庭，遗憾的是没有了父母，我对父母的思念与日俱增。

每当想念父母时，我就拿出相册翻看，看到母亲、我、妹妹的合影，我比妹妹高出半头，长大后，妹妹反而比我高出一头，我曾以为自己天生矮个子，后来学习心理学，才了解到精神和心理因素对生长发育有很大的影响，这才恍然大悟，看着小时候的照片，我发现自从妈妈离去，我就停止了“生长”，因此也多了一个昵称“杂坚果”。没有了母亲，虽然我的生活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，但是悲伤情绪影响了身高。因为妈妈离世和个子矮的原因，我曾很自卑，就把所有精力都用到学习上，高考考上了卫校，也算是圆了我的医学梦。

小时候失去母亲是不幸的，但幸运的是我赶上了好时代。享受到义务教育，工作包分配，拥有自己幸福的小家庭，过上了曾经梦想的生活，也不再为身高问题而感自卑。尤其是近年来，不断享受党的惠民好政策，切身体会到安全感、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虽然妈妈离开后的许多年，我曾停止了“生长”，但是我想，如果妈妈看到如今我们的幸福生活，一定会感到欣慰。

## 妈妈离开后我停止了「生长」

□ 唐兰芝

## N 鉴赏

## 放过自己，便是成长

——评《记游松风亭》

□ 溪云

婴儿初到这个陌生的世界，拳头攥得紧紧的。我们紧张害怕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。很多人一辈子在担心失去，一辈子在抓取、囤积，缺乏满足感，犹如挂钩之鱼，不得解脱。如果有一天你身心俱疲，不妨静下心来，读一读苏东坡的《记游松风亭》。

苏东坡被贬惠州时，曾去松风亭游玩。他走了很久，特别累，感到腿酸脚乏，抬头一看，松风亭还在高处，心想：这么高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爬上去休息呢？想了一会儿，对自己说：“这里为什么就不能休息呢？”心情瞬间放松了。他说，这就像已经挂在钩上的鱼儿突然得到了解脱。如果能悟到这一点，即使在危机四伏的战场，鼓声如雷，冲上去可能会死于敌人之手，退回去可能会死于军法，这样迫在眉睫的时刻，更需要从容、理性地面对。

回来之后，苏东坡写下了名篇《记游松风亭》。此时的东坡，即将步入花甲之年。豁达的苏东坡，也曾意气风发，有兼济天下的大志，此时，离他初次被贬黄州过去了十几年，这期间，他经历了被高太后赏识起用、与旧党的不睦，高太后去世后，他又一

次被贬谪。以他的才华，仍然屡次被贬，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，此次再次被贬，不知路在何方，命运如何，有“心如挂钩之鱼”般的痛苦与焦灼，也在所难免。东坡先生的理想抱负，犹如远在山巅的松风亭遥不可及，似乎自己再疲惫，也无法到达。在进无法进、退无路退的时刻，他突然悟得：“此间有什么歌不得处？”有此一悟，思想立刻转变，放过了自己。

“人生最大的智慧，是放过自己”，这句话也告诉我们，放过自己的确很难。工作时，我们担心自己做不到，达不到预期目标；生活中，担心家庭没经营好，孩子没教育好；面对世俗，深陷其中；面对失败，心有不甘；面对未来，思虑过多；面对过往，心存遗憾；面对感情，患得患失……我们想要的太多。

我们无法放过自己，实质上是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自己做不到、无法控制的地方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实事求是，承认自己可能做不到、做不到时，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内心的负面情绪，从而让自己活得更轻松、愉快一些。

放过自己，不是不作为，更不是“躺平”，而是给自己以领悟与提升的空间，客观地看待自己，以更脚踏实地的心态去做事。

当我们接纳真实的自己，放过自己，不让自己内耗，这样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和自在，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放自己的苏东坡，不再因境遇的穷达而心神不宁，在人生的最后七年，他以出世之心，做入世之事。62岁时，苏东坡再次被贬谪至“无复生还之望”的儋州。他怀着“此间有什么歌不得处”的豁达，在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的艰难困境中，随时随地去发现乐趣，并排除万难为海南培养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名进士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他还原谅了所有的“仇敌”。东坡长逝，山河同悲，世间再无苏东坡；然而，日升月落，东坡永在。

人生缘何不快乐，只因未读苏东坡。当那些如“挂钩之鱼”的焦灼与痛苦时不时困扰我们，让我们不得自在时，想想千年前，那个遥望松风亭的老人微笑着说：“此间有什么歌不得处。”

## 小宝茶话

## 拓荒者创造的奇迹

——简评报告文学《黄河水浇灌的荒原》

□ 赵炳鑫

知道胡静，也是这两年，在一些报刊上频频见到她的名字，知道在宁夏红寺堡有这样一位写小说、散文的作家，散文有灵气，小说也很接地气，是那种功底比较扎实的写作者。读到胡静的长篇报告文学《黄河水浇灌的荒原》，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有人说，西海固人能创造奇迹，确实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。奇迹的见证者，写下了这本厚重的《黄河水浇灌的荒原》。

我能想象到这种坚韧所要付出的代价，我的父老乡亲是第一批拓荒者，我要对他们表达由衷的敬意。冬夜的寒雪、夏日的骄阳，遮天盖地的沙尘暴、凄厉的西北风、“白骨似沙似雪”“绿海无毛沙气蒸”的荒凉与凄惻……岁月的洪荒把时光遗忘。

我用心感受着胡静带来的关于红寺堡那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，他们是那样地震撼人心，让人难忘。张晓锋的创业之路、徐海霞的幸福生活、马吉元、马三靠、王克银的致富之路，独腿村医陆秉权的医者仁心，轮椅上的“向日葵”何文花，磨坊里实现脱贫梦的马腾俊，养牛出了名的弘德村，开纺织厂的胡英，非遗传承人赵秀兰等等，这些小人物的故事，在胡静的笔下散发着强劲的艺术感染力，让人难忘。

读胡静的《黄河水浇灌的荒原》，给我突出的印象有三点：一是写作者主体投入的现场感。我以为纪实文学必须做到四个“亲”字。即：亲历、亲闻、亲见、亲知。在这部作品里，胡静并不是闯入者，而是在场者，亲历者，她很好地践行了报告文学的写实性原则，几乎走遍了红寺堡的所有地方，她在写作中带入了自己的强烈感受，以一位同情者的身份去还原现场，以一位在场者的主体情感去体察和还原那些感动人心的事件，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与突出的主体性。其次是注重普通人坎坷命运的描写与勾勒、鲜明形象的刻画与塑造。这部作品主要是叙述红寺堡建镇以来的发展与变迁，但实际上的重心是人物。当然，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。人是历史的主体，人是现实的存在。在红寺堡的建设发展史上，特别是创业初期，每一位拓荒者的奋斗史，就是红寺堡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，他们看似

并不起眼，但汇聚在一起，则是一股滂沱的力量。再现他们的奋斗历程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就是在书写红寺堡拓荒的历史。在这部作品中，让我最感兴趣的，或者说印象更深的，是一个个拓荒者的命运。这里面，既写到了创业之初的艰难困惑，又写到了后来取得成功的欣慰和感慨；既写到了当初走出西海固时的彷徨与无助，又写出了改变带来的喜悦与满足。特别是从女性的视角对普通农村妇女在移民大搬迁中，表现出来的那种与命运抗争的执着与韧性，让人感动。每一个章节，每一个人的经历与命运，都构成了人物小传。使得这部作品与其他写扶贫题材主题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即，运用多种表现手法，多角度、多侧面描写人物形象，反映其性格特征。人物群像饱满生动，展现其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。第三点，是作品在以人物为主的同时，注重小中见大，以细节取胜。如在《行走红寺

堡》一章中，胡静写到了第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吕吉元照顾89岁孤寡老人马菊花的故事，写到他去看望老人时发现炕上摆着一张四方方的小桌，桌上放着一碟咸菜和几个干馒头，他忽然有想流泪的感觉，他说：“大娘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。”老人摩挲着手，两行清泪簌簌流下，从此以后，吕吉元包办了老人的一切生活。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，但细节很感人。

近年来，党和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，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。这样的奇迹值得大书特书。总的来说，这部作品资料丰富可信，事件真实生动，它的亮点在于小中见大，以个体的拓荒史映照出中国当代伟大的扶贫史，值得肯定。

作者简介：赵炳鑫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曾获人民文学评论金奖，宁夏第九届文艺一等奖。

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 
投稿邮箱：nxrblps@126.com